

俄国象征派与但丁

郑体武¹ 张煦²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 上海 200083)

摘要: 中世纪诗人但丁提出的“诗为隐喻说”奠定了他与象征主义天然的亲缘关系,而他本人经由俄国象征主义诗人的译介和阐释,从原初的“人文主义作家”成为了象征主义的导师。本文尝试从永恒女性形象和先知诗人主题两个主要方面,解读但丁对俄国象征派代表人物的影响。如果说贝阿特丽齐与永恒女性的关系是但丁作品的内在精神和灵魂,那么但丁与先知诗人的关系则可以当作但丁作品的外延性特征来理解,对于这两个问题的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俄国象征派诗人是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与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以及这些看法对他们接受经典作品产生了何种影响。

关键词: 俄国象征派; 但丁; 永恒女性; 先知诗人

Abstract: The theory of “allegorical sense”, raised by mediaeval poet Dante has confirmed his natur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ymbolism. Dante’s image has changed a lot from the initial humanism writer to the mentor of Symbolism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y Russian symbolists. The present paper is intended to interpret the influence of Dante on representatives of Russian symbolists in terms of two main aspects: the image of eternal feminine and the theme of poet-prophet.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atrice and eternal feminine can be considered as inner spirit and soul of Dante’s work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nte and poet-prophet can be seen as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 works. The analysis of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will help reveal how the Russian symbolists view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their works and the reader, and how their views influence their acceptance of the classics.

Key words: Russian symbolism; Dante; eternal feminine; poet-prophet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15)02-0192-16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5.02.017

引言

俄国象征主义就其发展的总趋势而言,是自外而内的,也就是说从借鉴外国范例逐渐转向发展本国传统。因此,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经典作家的译介活动从本质上而言,旨在对于本国文学的重估和发现,和对于当代文

学问题的发掘和思考。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品在俄国象征派中的传播和接受是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俄国象征派成员在20世纪初曾集体翻译过但丁的《神曲》,并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复活了这位中世纪诗人和他所在的那段接近神话的历史,借助这一真实的幻影,象征派诗人窥见了当代矛盾冲突的“重复性和永恒性”。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有: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索洛维约夫、艾利斯、勃洛克和维·伊万诺夫。本文意欲从上述象征派诗人的译作、评论、日记及部分作品入手,仔细梳理俄国象征派诗人对但丁的接受过程,并从永恒女性形象和先知诗人主题两个主要方面解读但丁对上述诗人的影响,并尝试描述影响作用的深层机制。

一、俄国象征派对但丁作品的译介

诗人但丁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始于18世纪中期,其间经历了两次热潮,第一次是19世纪30年代,一批正式的、有关其作品的研究著作相继涌现,反过来促进了但丁作品的译介,普希金的名字和俄国浪漫主义与这一时期紧紧相连;第二次热潮出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但丁的作品被一再重读并诠释,其形象伴随伟大的佛罗伦萨进入了俄国现代主义诗人的翻译和创作视野。

年长一代象征主义者中最早对但丁发生兴趣的是巴尔蒙特。诗人最早接触但丁的作品很可能是在他的大学时期,从他翻译两卷本的《意大利文学史》开始的。巴尔蒙特回忆起这段翻译经历时,不无感激地写道“正是这些翻译工作成为了我那3年具有重大意义的精神食粮,并给我提供了实现诗学梦想的机会。”[1]文学史第一卷的5-10章是对但丁生平和创作经历的详细叙述,伟大诗人的传奇事迹令年轻的巴尔蒙特着迷,后者将热情和灵魂投注在了对但丁的阅读和翻译中。其间,巴尔蒙特似乎与文学史的作者达成了某种隐秘的一致性,诗人借助别国学者之口表达了对但丁发自内心的崇敬与喜爱“爱凌驾于万物之上,并充满了他的整个生命。……但丁在一本不厚的小书里亲口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爱情……《新生》,这是一本散文式的短篇小说,其中插入了有感而发的诗歌以及与之有关的注释。对于诗人来说,《新生》诞生于第一束爱情的光线。但丁的爱情摆脱了肉体的欲望,是飘渺的、纯净的……这样的爱情具有最高意义上的孩童式的纯真,其特点就是胆怯——它渴望逃离关注的中心,成为一个永恒的秘密。”[2:193]巴尔蒙特对但丁的试译总的说来是相当成功的,既符合原文简朴崇高的风格,又适应了俄国诗歌的韵脚,因此曾被副教授

拉祖尔斯基(В. Ф. Лазурский)用作新罗西斯克大学西方文学史的授课材料。

俄罗斯象征派的领袖勃留索夫是少数几个敢于尝试翻译但丁大部头文本的俄国诗人之一,他的译本在象征派诗人中称得上明白晓畅、忠于原作。他通晓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早年翻译过波德莱尔、拜伦、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多部诗集和戏剧作品。据他自己说,他“对意大利语相当精通,——比英语要好得多”[3]。在1904年底收到温格罗夫(С. А. Венгеров)邀请他参与翻译但丁《神曲》的工作时,勃留索夫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回信中写道:“……我没法向您描述,收到邀请我有多么的神往和激动。但丁!但丁!要知道他即使不是我最爱的诗人,也是我所有欣赏的诗人当中最出色的一位!”但丁的确没有令他失望,在翻译的过程中,勃留索夫真切地体会到了地狱的螺旋下降式结构所带来的诱惑“对但丁的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研究加大了翻译的难度:我开始为牺牲哪怕一个词汇、一处暗示而痛惜不已”,“但丁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与此同时,勃留索夫几乎是痛心疾首地提出了对德米特里·明的但丁译本的批判意见,他指出明的译本“漏洞百出。且不说说明没有译出但丁语言和风格的神韵,他甚至没有将意思完整地翻译出来——每一节诗中都有漏掉的意象和描写。另外,明也是一个蹩脚的诗人,他翻译的意象和诗句中有太多被曲解的审美感受”[3]。在此之前,德米特里·明的译本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在米·洛津斯基的译本出现之前它俨然是流行最广的版本。这也印证了勃留索夫的感叹“在与但丁搏斗过后,如果只是瘸了一条腿,像先人雅各一样,就已经是万幸了。”[4:187]

总的说来,年老一代象征派代表人物对但丁文本的翻译是遵循“简洁、准确、优美”原则的,而年轻一代象征派诗人翻译但丁的主要目的在于——按照自身对诗人的理解,重新塑造一个俄国象征主义者但丁,并将这位中世纪诗人纳入到俄国象征主义的传统中来。

艾利斯(Элис)是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中敢于和但丁搏斗的第一人,他在1904-1914年间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有关《神曲》和《新生》的试译片段,从中可以窥见将中世纪但丁重新纳入到象征主义传统中来的鲜明倾向。这位“波德莱尔的俄译者,充满激情的早期象征主义者之一,不专心的诗人,天才人物”[5:8]原名为列夫·列沃夫维奇·科贝林斯基(Л. Л. Кобылинский),是诗人、翻译家、象征主义理论家,由马克思主义、人智学思想走向基督教哲学的神秘寻神者[6]。与其说艾利斯翻译了但丁的作品,

不如说他以自身“魔法师”^①的天才将但丁变为了一个魔法道具,通过后者展现他不断“进化”的诗学观点。

两卷本诗集 *Immorteli* (1904) 是他将但丁魔法化的首次尝试。该诗集可以看做是外国诗歌翻译和仿作的大集锦,似乎体现了诗人对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之前的翻译和仿作热潮的怀念,其中既有对《神曲》、《新生》篇章的“不忠实”翻译(如《新生》第23篇,《地狱》第1、3、5、32篇等),也有诗人仿照但丁诗风的独立创作(如《阿利吉耶里·但丁》(«Данте Алигьери»)、《但丁与贝阿特丽齐》(«Данте и Беатриче»)、《天堂的门前》(«Преддверие рая»))等。比对艾利斯的译本和但丁原作,不难发现,前者遗漏和改写的意象、片段数不胜数,现实场景与人物行动的描写被淡化,而内心活动和抒情部分被刻意凸显出来,似乎游历地狱的并非但丁,而是满怀激情的艾利斯本人。艾利斯的但丁集合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等颓废唯美派领袖的抒情特质,反映出这一时期诗人对法国象征主义的迷恋。艾利斯于1910年出版了诗集 *Stigmata*,在序言中他简单发表了对象征主义的看法,认为“从审美的迷狂转向神秘主义”才是当代象征主义的最终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象征主义将不可避免地 with 天主教的各种神圣符号相遇,在这些符号上方一位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带着巨大的恩惠投下他明亮的阴影。”[7: 序]这部诗集延续了上一部的风格,仍是以仿作为主、翻译为辅,收录了诸如《黑骑士》(«Черный рыцарь»)、《白骑士》(«Белый рыцарь»)、《神秘的玫瑰》(«ROSA MYSTICA»)、《地狱的玫瑰》(«Роза ада»)、《新生的但丁》(«НА “VITA NUOVA” ДАНТЕ»)、《贝阿特丽齐》(«Беатриче»)等仿但丁风格的诗篇,抒情主人公由颓废浪漫派诗人向神秘主义的先知转变。很明显,诗人这一时期受到了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致力于在神秘主义和人智学说的框架内将象征主义宗教化——他在1906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但丁的桂冠》(«Венец Данте»)便是最好的例证。勃洛克曾对艾利斯的翻译公开表达过不满,他写道“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但丁的翻译——这些都是无用功——所打断,如果艾利斯不那么经常陷入神经质的话,则他关于但丁的文章兴许会挺有趣的……神经质的神秘主义和永恒女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8: 609-610]艾利斯对但丁的翻译或许并不符合“忠实可靠”的原则,然而却很好地体现了象征主义者们的普遍趋向——即通过一种新型的翻译重塑经典作家的形象,使其符合象征主义者心中设定好的诗人形象,由此将象征主义的传统追溯到久远的古代。

与勃洛克和别雷并称俄国新一代象征主义“三杰”的谢尔盖·索洛维

① 玛·茨维塔耶娃在叙事诗《魔法师》中描述了与艾利斯见面的情景。

约夫(С. Соловьёв)也参与了但丁“俄罗斯化”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在其伯父——俄国象征主义先驱弗·索洛维约夫的授意下完成的。关于这一点谢尔盖·索洛维约夫本人毫不避讳,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我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索洛维约夫的重大影响是从我中学四年级读完《民族问题》开始的。”[9:48-49]如果说弗·索洛维约夫在但丁身上看到了融合东正教和天主教传统的可能性,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则认为但丁自始至终是天主教传统的杰出代表:1913年他宣称“天主教所有的精神力量都体现在但丁威严的形象当中”[10:232];8年之后,他又做了有关但丁和天主教关系的讲座。谢尔盖·索洛维约夫关于但丁的研究成果(包括评论文章和翻译)很大一部分保存在莫斯科,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材料至今尚未正式对研究者开放。据考证,他曾于1903年翻译过《新生》中的一首十四行诗,多年之后,在1930年代,又受科学院的委托同另外两位翻译家一起翻译但丁的《神曲》——洛津斯基(М. Лозинский)译《地狱》,谢尔文斯基(С. Шервинский)译《炼狱》,谢·索洛维约夫译《天堂》。或许科学院看中了他天主教神父的身份,认为这或多或少能使《天堂》的翻译更加顺利;然而事与愿违,诗人因从事宗教活动于1931年被捕,并因审讯精神失常,丧失了从事文学翻译研究的能力,翻译整部《神曲》的重担于是落到了洛津斯基身上。

在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中,“彼得堡象征派的导师”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Вяч. Иванов)受到了中世纪诗人的强烈吸引:于他而言,但丁不只是可以效仿的伟大诗人,更是一位秘密的同盟者——可以在人智学领域为其引路,并最终和他共同抵达艺术创造中“万物融合”的最高境界。伊万诺夫对象征主义艺术的理解决定了他看待但丁的方式,在他眼中,神秘的宗教体验代替明晰的艺术原则成为构筑但丁的主要质料。然而,他并不止步于此,在翻译但丁作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并使其认同自身的诗学理念才是诗人的最终目的。与艾利斯令人眼花缭乱的戏法不同,伊万诺夫所施加的影响是缓慢的、渗透式的,很多时候与以宗教术语替代文学术语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下文将对此展开详细的论述。

伊万诺夫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翻译过但丁的3部主要作品《新生》、《宴飨》和《神曲》。3部作品中没有一部是完整译出的,并且只有《新生》中一个章节的译本在他生前发表过,其他2部作品均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实际上,伊万诺夫是主动请缨翻译但丁的,出版社虽则同意了她的请求,但还是一再强调当务之急是翻译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品。伊万诺夫对这一“附带”的安排始终保持着高涨的热情,在1917年2月给温格罗夫(С. А. Венгеров)的信中他写道“目前我主要翻译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和但丁的《新生》”。[11:103]同年10月,萨巴什尼科夫出版社遭遇火灾,

该大型翻译项目被搁置,伊万诺夫也再未提及有关《新生》翻译的进程。伊万诺夫到底有没有将《新生》翻译完成,成为了学界的谜题,仅仅可以推测,他在20年代中期仍没有放弃对这一文本的思考——伊万诺夫于1920-1924年在巴库(Баку)的阿塞拜疆国立大学给年轻的鞑靼人讲授希腊文学,其中包括但丁的作品。保存下来的《新生》共有6章,除却发表的一章以外,其余的伊万诺夫译稿都收藏在莫斯科列宁国家图书馆的手稿部。

二、俄国象征派对但丁作品的接受

俄国象征派对但丁的接受是在两个并行不悖的层面上进行的:首先,在对但丁作品的翻译过程中,俄国象征派诗人们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将这位中世纪诗人纳入象征主义传统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弗·索洛维约夫在此施加的影响不可小觑;其次,在对但丁进行阐释或创作相类似主题的作品时,但丁作品本身的特质便凸显出来,它不再被某一种传统或流派所框限,而是与每一位俄国象征主义者所特有的诗学理念自由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个体——索洛维约夫的索菲亚与勃洛克的陌生女郎显然不可混同。一般而言,这两个层面的接受是同时发生且交互作用的,很难将二者分离开来看待。下文仅从贝阿特丽齐与永恒的女性以及但丁与先知诗人两个方面入手,尝试勾勒俄国象征派对但丁接受图景的大致轮廓。

(一) 永恒的女性形象(образ вечной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и)

但丁笔下的圣女——贝阿特丽齐虽然被俄国象征主义者们视为“永恒女性”的典范,但她却并不具有原型意义。这一概念在歌德的《浮士德》中首次出现“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上飞升”(Das ewig weibliche zieht uns hinauf/Вечно женственное влечет нас ввысь。)后,经弗·索洛维约夫融合德国哲学家谢林的“世界灵魂”(Weltseele / Мировая Душа)学说,在俄国的象征派中发扬光大,在俄国象征派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象征派诗人,如勃洛克、别雷等——的创作中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弗·索洛维约夫在但丁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他的宗教哲学思想,还是他的抒情诗创作,亦或是他强烈的个人体验,都对此后的俄国象征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后者对待但丁作品的态度。

大多数学者认为,索洛维约夫的著名长诗《三次约会》(«Три свидания»)具有对但丁无可争辩的暗示性:诗人与索菲亚三次似乎是“命中注

定”的相遇从孩提时代一直延伸到中年时期[12: 139],很难不令人联想到但丁在《新生》中描写的与贝阿特丽齐初遇和重逢的情形。长诗不论是叙事的模式(倒叙)、相遇瞬间的启示意味,还是对女主人公拥有的非人间之美的描写,都与但丁《新生》第二章极其相似。^①虽然索洛维约夫自己对受但丁影响一事未置一词,但熟识诗人的谢尔盖·索洛维约夫(С. М. Соловьев)、维·维利奇科(В. Величко)透露了他对但丁的敬畏,并且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也表示索洛维约夫的诗歌很明显地继承了但丁的传统[13]。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并不仅仅是对但丁诗作的模仿和创造性再现,更重要的是索洛维约夫通过构建潜在的“孩童梦幻”主题(тема фантазии детей)将但丁的早期生平与他作品中的梦幻文学传统糅合起来,从而为此后象征派诗人的永恒的女性形象描绘了最初的面貌。

索洛维约夫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那时是一个很奇特的孩子/常常做一些很奇特的怪梦。”[14: 6]联系诗人后来对诺斯替教和神秘主义学说的痴迷,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很奇特的怪梦”从未放弃过对他心灵的统治,有些时候甚至在他的精神生活领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5]。这些叙述似乎是诗人对创造出索菲亚形象的戏谑解释,然而,自相矛盾的是,索洛维约夫一直坚持对外界宣称,在莫斯科、伦敦和埃及三地遇见索菲亚“确有其事”,且《三次约会》一诗正是对这三次神圣会面的真实记录。这若不是诗人的大意疏忽,就一定是他蓄意为之的结果,其中的原因要从文学作品受众的世界观变化中寻找。在中世纪,由于受到基督教和多神教的双重影响,人们几乎是根深蒂固地相信彼岸世界(人死后到达的世界)是可以被直接经历和感受的,因此但丁以形象化方式展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是完全符合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信仰的。而到了世纪之交,经历过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哲学思潮的冲击,人们已经无法统一在一个稳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上,他们的信仰和道德观开始从基石上脱落,并逐渐多元化,甚至基督教体

① “……所以她在我面前出现时大约刚到九岁,而我见到她时则快满九岁了。她在我面前露脸时,穿的是一件十分高雅的朱红色衣服,落落大方,衣带和别的装束同她小小的年纪十分相称。说真的,在那一瞬间,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生命的精灵开始激烈地震颤,连身上最小的脉管也可怕地悸动起来,它抖抖索索地说了这些话‘比我更强有力的神前来主宰我了’。……我说,从那时起,爱神就统治了我的灵魂,我的灵魂立即和他结下不解之缘。……我看到她的举止如此高雅,如此令人赞美,诗人荷马的这句话她确实受之无愧‘伊似非人之女,而系神之女’。”(但丁:《新生》,钱鸿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2-3页。)试将其与索洛维约夫的长诗《三次约会》比较:“第一次,——噢,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那时我稚嫩的灵魂刚刚触碰到/爱情的忧郁和来自模糊梦境的心悸/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九岁,她……她也是九岁/‘莫斯科五月的一天’,费特喃喃自语/我默认了。哦,上帝/竟然有情敌。啊!他将会给我答复//……通体被金黄色的蔚蓝穿透/手中拈着一朵彼岸之花/你站在那里,笑容光芒四射/向我点头示意,然后隐匿于雾气中”[19]。

系中传统魔鬼的形象也无法对他们产生多大的威慑力。在这一情形下,如果想要重新唤起民众对基督教的信仰和依赖,单单以自传形式记叙异于常人的宗教经验,或是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仅仅采用中世纪流行的梦幻式架构是远远不够的;索洛维约夫选择了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即在生活中复现艺术文本,在艺术中重塑生活文本,且将但丁的文本视为这种结合的最好范例。阿·别雷在回忆录中说“‘妻子’的象征对于我们来说变成了一道曙光(把天与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与诺斯替教信徒关于具体的深奥道理的学说,与把神秘主义和现实生活连成一体的新的缪斯领地融合在一起。”[16:224]对于俄国象征派来说,但丁笔下贝阿特丽齐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连接原先被认为是不可并置的存在,如生活与艺术、男人与女人、尘世之爱与上帝之爱,并最终将二者合而为一。

索洛维约夫对后来象征派的但丁接受所施加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框定了此后象征派诗人的但丁接受模式:一方面,此后的象征派诗人纷纷将自身的恋爱经历融入艺术体验之中,尝试由“尘世之爱上升到神圣之爱”的角度理解但丁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受但丁启发所创造的“孩童梦幻”主题在其他象征主义者作品中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梦幻的对象“永恒女性”也由此获得了属于俄国象征派的共性特征。

孩童式幻想所造成的首要后果是——赋予幻想对象母性特质,并由此引发幻想者无条件的信任与崇拜之情。在但丁的作品中,贝阿特丽齐是在死亡之后才获得了永恒的神圣性,并且这种神圣性在《新生》中表现为尘世之美的最高形态,在《神曲》中则以超越尘世的圣洁之美展现出来。也就是说,但丁对贝阿特丽齐的情感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在这过程中男女之间的炽热爱恋从未与母子之间的信任依赖交融在一起。俄国象征派诗人却从一开始就同时体会到了这两种看似不相容的情感。别雷在回忆起他的初恋——当时著名工厂主的妻子玛格丽特·季里洛夫娜·莫洛佐娃时曾写道“灵魂被首次坠入爱河的巨大快感冲击得几近昏厥,身体里充斥了孩童式的兴奋感,我变成了一个孩子(这在童年时期都不曾感到过)。想到要与夫人见面我便吓坏了,距离感使我对她的爱慕与日俱增,她成了我的‘美妇人’。”[17:24]^①这里的“距离感”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更是心理意义上的,它使幻想者得以体验崇敬和畏惧的双重情感,这在另外一些象征派诗人的抒情作品中体现为神圣贞洁的爱情。艾利斯在抒情长诗《贝阿特丽齐》中称同名女主人公是“我的妹妹,我的孩子和母亲”[18:168],她同时具有少女的体貌特征“天真无邪的少女胸脯/和那纯洁孱弱的肩

① 原作中别雷在第一处用了首字母小写的 дама,第二处则换成了首字母大写的 Дама。

膀/仿佛燕子的乳房,好似奶白的银河”[18:168-169]和圣母悲天悯人的特质“然而只有你是无可指摘的/也只有你毫无怨言地降临人世/带着微笑和无尽的忧愁”[18:168]。在勃洛克早期的抒情诗中,美妇人具有一种神圣庄严的美,如“哦,我迷恋上你的衣襟/庄严而永恒的爱人”[19:127]。到了后期,这种美逐渐发展为母亲仁慈隐忍的品格,进而与祖国俄罗斯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如“翌日凌晨,如乌云翻滚/涌来鞑靼的兵马。/盾牌映出你神圣的容颜/永远放射光华”[19:135]。

另一个由孩童式幻想引发的后果是神秘的初恋体验,即在回望时将幻想对象的面貌模糊化,强调幻想者在瞬间领会到的启示。但丁也经历了这一由极度的愉悦和惆怅转而坠入启示性幻梦的过程,我们可以在《新生》第三章中找到佐证:他在时隔9年之后,再次看到贝阿特丽齐“身穿一件雪白的衣服”,“怀着无比的深情”向他亲切致礼,于是他在如痴如醉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不觉“进入了一个甜蜜的梦乡”[20:4-5]。正是在这个梦中,但丁看到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奇异幻象:爱神喂躺在他臂弯里的裸身女郎吃下了她爱人的心脏,然后带她升入了空中。在这一章中诞生的“燃烧的心”之意象成为俄国象征派诗人——尤其是维·伊万诺夫笔下涵义最为复杂的象征意象之一。不难发现,但丁的“遇见”与“冥想”过程是分离的,他与众人一同遇见初恋爱人,却独自一人在梦境中领会她所给予的启示。俄国象征派诗人则将这两个过程融为一体,创造了一个只有自己可见的永恒女性,后者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暗示。弗·索洛维约夫在索菲亚的神秘显现中看到了“所有的一切融汇成女性之美/无限进入了有限的形体中”[21:116],并由此窥见了“在粗糙物质外壳包裹下”那件“不朽的紫袍”。别雷则将永恒女性的形象与新时代的降临相联系,他借用索洛维约夫笔下索菲亚的色彩“通体被金黄色的蔚蓝穿透”,“金色的蔚蓝突然充溢了四周”[21:111]。构筑了诗集《蓝天里的金子》;他笔下的“世界灵魂”也是面露微笑,“纯洁如宇宙,整个闪耀着光辉——金色的曙光”[22:538-539]。勃洛克虽然只是在梦里见过永恒女性那如幽灵、如晨星般一闪即逝的面庞“只有她光彩的形象和关于她的梦/把我深深地凝视”[23:78],却虔诚地相信会与她再次相遇,并因此而得到“新生”。由渴望和期待所引起的不仅仅是潜在的巨大幸福感,也有对不可掌控之未来的恐惧感“整个地平线火光熊熊,你就要出现/但我感到可怕——你将改变容颜。”[23:33]如果说但丁清晰地划分了现实与幻梦的界限,那么俄国象征派诗人则有意地将后者中的神秘主义成分提取出来注入前者,并经由“永恒女性”的形象彻底消融二者间的界限,从而创造出了一种“神秘现实主义”,也即“真正的象征主义”(维·伊万诺夫语)。伊万诺夫认为只有通过

将女性美视为世界灵魂、宇宙万物的体现来感受,才能获得神秘现实的内部经验[13:129];而象征现实主义者可以从爱与死、从自然和万物的合集中看见这种美。

(二) 先知诗人主题(тема поэт-пророка)

俄国诗歌史上的“先知诗人”主题最早是由普希金开创的。他在抒情诗《先知》(«Пророк»)、《诗人》(«Поэт»)、《诗人和民众》(«Поэт и толпа»)、《致诗人》(«Поэту»)中塑造了被神选中的诗人形象,并“着意将诗人的灵感和创作与民众的看法对立起来,虽然普希金式的诗人对于其作品在民众中的‘回音’(《回声》(«Эхо»)、《纪念碑》(«Памятник»)抱持远非冷漠的态度”[24]。这说明,普希金诗歌的“公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并不体现在抒情主人公与民众的相互理解上,而是由因反抗权威而被逼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形象表现出来的。普希金艺术作品与生平经历中的这种反抗专制和暴政的自由精神,恰好与但丁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流放经历相照应,十二月党诗人备受折磨的形象与被流放的吉伯林党人形象秘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后者也具有了前者所承载的文化涵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雅松(Аясон, А. А.)指出“这种对但丁的浪漫主义界定赐予诗人先知的特质,并在俄罗斯广泛传播,成为十九世纪俄国作家自我界定的先决条件。”[25:109]

普希金式的先知诗人与但丁形象的混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俄国象征派诗人对但丁的看法。但丁“被神选中”的天赋在象征派诗人——尤其是热衷于以艺术取代宗教的巴尔蒙特、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等人——笔下凸显出来,而在另一些主张以宗教神话取代艺术的象征主义者(如维·伊万诺夫、安德烈·别雷等)看来,重要的是探讨“艺术如何成为创造性改造世界的手段”[26:9],因此,诗人但丁在创作过程中与民众相分离的特质也被强调。但丁与先知诗人的主题多出现在以但丁为题的抒情诗创作(包括仿作和翻译文本)、对但丁的评价以及涉及到但丁模式的诗学批评中。

巴尔蒙特将但丁视为耶稣基督式的先知“先知,体内燃烧着诗人的灵魂/恶的阴影哪怕再小,也令他避让”,他被“神圣的身影”选中,后者要求他“抛弃自身,忘却自身”,丢下他的“家园,妻子,儿女/在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人群中/日日夜夜,年复一年地流浪”。诗篇的最后,先知诗人愿意以血肉之躯承受一切罪孽和苦难,他“步履蹒跚地上路/背上是无形的十字架”(«Данте», 1895)[27]。在这里,但丁的背井离乡、离群索居不再与普希金笔下浪漫主义抒情主人公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相联系,而成为了一个光荣而神圣的印记——即神对他的试炼。更准确地说,即使是神明也对他

即将遭受的苦难无能为力,一旦诗人成为“被选中者”,他的选择只有两个:放弃天赋,泯然众人;或背负苦难,远离众人。选择后一种,就相当于选择了通往地狱之门的道路。此处的“流浪主题”(тема странника)具有典型的俄罗斯特征:首先,它摒弃了但丁在《神曲》中创造的垂直地狱结构,这相当于恢复了以空间为基准的世界划分法,并且取消了恶的层级,使得“故土”与“异乡”、自己与他人、善与恶、白天与黑夜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概念;其次,它是东正教“隐修理念”在文学中的残留痕迹,这个理念的核心是指早期一些基督徒远离尘世喧嚣、去往荒漠过一种隐修的生活,以此效法基督,将自己托付给天父上帝,期冀获得与后者的亲密关系[28:62]。由此可见,巴尔蒙特式的但丁是一名具有东正教僧侣气质的先知,他的预言特质与其说体现在将神的语汇传递给人,不如说体现在对自己即将踏上荆棘之路有所觉悟上——他知道这条路任重而道远,或许会延伸到生命的尽头,但这已不再是普希金笔下的“荒原”(“像具尸体我躺在荒原,上帝的声音在将我呼唤”[29:201])了。

勃留索夫在诗歌《但丁》(«Данте», 1898)中延续了巴尔蒙特的“流浪主题”,然而此处但丁不以一个受难的圣徒形象出现,而是化身为游荡在人间地狱中的一个缄默幽灵:“我看见那些年,就像人们疯狂的呓语/那些重又变回野兽模样的人们/我听见他们为庆祝胜利的吼叫/在这些年里他就在他们中间/这个世界上我们共同的楷模。”他为人民的堕落焦灼徘徊,虽然习惯了地狱般的景象,却仍揪心不已(“面容如女性般梦幻/他惯于死亡的场景/然而皱纹却在额头加深”)。诗人借但丁之口抒发了对权威的渴望:“他相信人的伟大/带着呻吟呼号:就让主宰者尽快降临吧/由他来驯服这些无知的孩童。”[28]如果说在《但丁》这首诗中中世纪伟大诗人还是以隐性权威的身份出现,那么此后所作的《但丁在威尼斯》(«Данте в Венеции», 1900)赋予了但丁愈加威严的领袖气质:

他穿过人群和喧嚣走来,像个国王。

刹那间鼎沸的人声沉寂下来,

仿佛一扇通向永恒的门打开了

他到底是谁?我颤抖着问。

却在恍然间明白:但丁·阿利吉耶里。

(《但丁在威尼斯》,1900)[30]

勃留索夫认为,但丁之所以被众人离弃不是因为神圣的宗教使命需要他做出如此牺牲(如巴尔蒙特所言),而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思

想和诗艺使之傲然于世。也就是说,勃留索夫式但丁的先知特性首先体现在他面向过去却反映当代的品质中。诚如他所言,“但丁和维尔哈伦有一个本质上的共同点:即都在各自的意义上代表了属于他们的时代”[31];其次体现在不为时代所理解的卓绝诗艺上。他在评论文章《但丁:冥界漫游者》(«Дант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по загробью», 1920)中,细致地区分了作为《神曲》主人公的但丁和作家但丁,指出作家但丁以“令人惊叹的技巧将奇异事物和自然事物相融合”,并且创造出了一个“仅仅遵从于自身‘自然规律’的世界。如果接受这些规律,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变得符合逻辑、有因可寻了。”[32]这种对先知性的阐释与勃留索夫本身的美学观是相符的,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相信“诗人是纯个人艺术价值的创造者”,相信伟大的英雄人物可以超越时代。勃留索夫赋予但丁的这种坚定的自我意识和对权威的迷狂是但丁本人所不具备的,后者虽然在《神曲》中对自身的天赋感恩,并大胆地宣告“约翰与我所见略同”[33: 109],却始终清楚地知道他的角色是被指定的,他必须带着一种超出自己雄心的希望将传统传递下去,即使冒着最终接受裁判或遭受责骂的风险。一言蔽之,但丁意识到自己是借助权威写作的权威,而勃留索夫式的但丁则是用写作创造权威的权威。

维·伊万诺夫的论文《论艺术的边界》(«О границах искусства»)是他一个大胆的尝试,在文中,作者借用了但丁《新生》第三章的全部内容作为阐发其观点的主要论据。经过伊万诺夫的操控式翻译,第一部分的但丁文本与诗人本身的美学观点几乎是严丝合缝地衔接在一起,证明了他在余下部分中反复强调的论点——即“艺术是由积聚力量走向顿悟的上升运动和释放能量陷入冥思的下降运动之结合”,且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艺术家下降而普通人上升。如前所述,伊万诺夫对但丁文本的改造并非大刀阔斧式的改动,而是潜移默化式的修正,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类似主题的联想,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在此试举几例说明:他将原文中的“*presi tanta dolcezza, che come inebriato mi partio da le genti, e ricorsi a lo solingo luogo d'una mia camera, e puosimi a pensare di questa cortesissima*”(我沉浸在如此巨大的甜蜜之中,以至于如痴如醉地离开了人们,回到我寂静的房间中思念起这个尤物来),译为“*я испытал такую сладость, что, как пьяный, ушел из толпы. Убежав в уединение своей горницы, предался я думам о милостивой*”[11: 628](我体会到如此巨大的甜蜜,以至于整个人像喝醉酒似的,离开了人群,跑回阁楼的寂静之所在,思念起这个美人儿来)。首先,原文中并未出现“像喝醉酒似的”这个比喻,以伊万诺夫的意大利语水平和他翻译的细致程度而言,是不太可能出现这么明显的失误的;加之与“狄俄尼索斯”(дионис-)相关的词汇在该文中出现了 14

次之多,可以推测,这一添加的比喻极有可能是为了应和诗人从尼采那里继承来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的概念。诗人认为“艺术的体现形式就是世界灵魂同意接受通过作家创作(阿波罗源头和狄俄尼索斯源头的综合体)间接实现的本能性真实”[11:631]。具体到创作过程中,就是“一瞬间的狄俄尼索斯式的本能狂喜会最终转变为那些由艺术幻想所唤起的影像,后者的实质是阿波罗式的视觉幻象”[11:644]。其次,原文中不含感情色彩的名词“da le genti”(人们)被处理为与英雄或杰出人物相对立的«толпа»(民众),且表过去的动词«ricorsi»(离开)被替换成了正在进行的动作«убежав»(逃离)。这从原文本的语境来看是说不通的,因为陪伴贝阿特丽齐的仅仅是她的两个女伴[20:4],^①而急匆匆的逃离也不符合“如痴如醉”的迷幻状态。然而,如果联系普希金的两首作品《诗人和民众》、《诗人》就会明白,译者实际上是在影射前一首中忘却了“神明的语言”且不愿聆听诗人弹奏的民众[11:595],^②以及后一首中不愿向世俗低头的高傲诗人,他“野性而威严,他在逃,/充满着呐喊和不安,/逃进涛声无边的树林/逃进浩瀚汪洋的岸……”[29:214]很明显,译者希望由此使得读者联想到他在之前的《诗人与群氓》(«Поэт и чернь»,1904)、《象征主义的遗训》(«Заветы символизма»,1910)等文章中提出的主体(诗人)与客体(公众)的辩证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倾向于后者的,即主观或心理之“我”应通过艺术宗教化的手段克服个人主义,从而融入到客观或现实的集体中去。正如他本人所言,“真正的象征主义应该将诗人与群氓一起纳入到广泛的全民艺术当中”[34:41]。伊万诺夫的这种操控式翻译还体现在接下来十四行诗的翻译中,如将愿意回应本诗的人们称为“共同信仰者,朋友”(«Кто свиток сей прочтет и даст ответ, тот будет мне, единоверцу, другом.»);特意说明天使手中“我”的心是在燃烧着的(«Он сердце нес-пылала плоть моя»);将原文中天使的悄然别离译为“飞升到星辰之上的地方”(«И с плачем взмыл в надзвездные края»)等等。

勃洛克对但丁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艺术家的职责和艺术的本质的探

① “走在年纪稍大的两位淑女之间”[20:4]。

② “在诗歌《诗人与平民》当中,普希金描绘了一个在众神和人类之间充当媒介的诗人形象:‘我们因灵感而生,/因那甜蜜的音符和祈祷而生。’……分歧并不在崇尚抽象飘渺之美和承认生活的实用性好处方面,而在于‘被选中者’与民众之间,后者不再懂得‘神明的语言’,并且从此以后都变得麻木不仁、毫无用处。向诗人讨要尘世语言的民众将宗教丢失或者忘却了,他们只记得某种实用的道德准则。诗人总是宗教性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诗人;然而就在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拨动心中秘密的琴弦时,却发现周围没有一个愿意聆听他的人。”Вяч. И. Иван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 Брюссель, 1974:595/。

讨上,他将但丁那“被灼烧的面容”(обожженое лицо)作为辨识真正艺术家的标志。这些评价主要体现在他为托马斯·卡莱尔的《但丁的生平和创作》(«Жизнь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Данте»)所写的批注中,被收录于1984年出版的《勃洛克图书馆(第一辑)》(Библиотека А. А. Блока. Описание. Кн. 1)。勃洛克的批注模式是先将卡莱尔句中的关键词做上记号,然后在旁边记下由这些关键词所引发的思想火花。很多时候,这些思想的断片都会反映在他的评论文章或是回忆录当中。勃洛克曾对别雷将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与莎士比亚和但丁比肩十分不满,他认为“天才首先要是人民的,而这一点在维尔哈伦那儿是缺乏的。”但丁的“公民性”首先体现在他“穿透人性”(насквозь человека)的特质上,但丁认为“当你在观察每一个有内在和外在的事物时,如果不涉及外在是无法渗透内在的”[35: 135-136]。关于这一点勃洛克写道“诗歌中如果没有人(当作者心中没有‘人’时),那它就只是水蒸气而已。”其次体现在但丁作品所具有的“个人忏悔”特点上,勃洛克指出“只有那些成为作者忏悔的东西,那些在其中他将自己彻底燃烧的创作,才是最伟大的。”[8: 278]这与“被灼烧的面容”主题紧紧贴合在了一起,再次强调了勃洛克对艺术创作的看法——“艰难的写作道路不是轻装上阵就可以的,至少也要在出发的时候知道到底‘为了什么’,这个原因会在日后的创作过程中被滋养和圣化。”[36: 378]对于勃洛克而言,但丁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下到艺术创作之地狱的底层又返回经验世界的大师之一,是他可以遵从的榜样。但丁不断下降的过程也就是逐渐摆脱个体的小我而融入到宇宙大我之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会无可避免地直面最可怕的世界并逐渐磨损自身的个性,但真正的艺术家是不惜以此为代价获得最终的社会性的。勃洛克的确努力在自身创作中实践这一观点:

“……我的历程就是如此……现在这一历程已经完结,我坚信理应如此,我坚信所有的诗作放在一起就是‘人化三部曲’(从瞬间的光华——穿过必经的沼泽林——走向绝望、诅咒、‘报应’以及……——成为一个‘社会的’人,……——却是以损失心灵的一部分为代价的)。”[37: 107]

结 语

从但丁到俄国象征主义,象征的内涵经历了两次颠覆性的转变:但丁提出的“诗为隐喻说”促使象征主义逐渐由之前的一种神学世界观转变为诗学修辞手段,预示着文学向神学掌握最高真理的权威地位发起挑战;俄国象征派又将象征从诗学修辞手段上升到哲学美学世界观的层面,认为通

过象征可以洞悉日常生活表象下的本质之真。由此可见,将但丁纳入到象征主义传统中对于俄国象征派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此举一旦达成,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便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而它的历史本身就是其存在必要性的有力证据。因此,俄国象征派诗人在接受但丁作品时,普遍表现出按照自身的诗学理念和审美角度将这位中世纪诗人纳入象征主义范畴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年轻一代象征主义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维·伊万诺夫、艾利斯和勃洛克。俄国象征主义对但丁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阐释的过程,即首先运用自身的诗学理念将但丁内化,然后通过“象征主义化”了的但丁再现他们的核心诗学思想。在其他经典诗人的接受过程中,这一模式具有典型的范式意义。

参考文献:

- [1] «Видящие глаза». Страниц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К. Д. Бальмонта. Последние известия. Ревель [DB/OL]. 1922. 17 марта. http://ru.wikipedia.org/wiki/%C1%E0%EB%FC%EC%EE%ED%F2_%CA%EE%ED%F1%F2%E0%ED%F2%E8%ED_%C4%EC%E8%F2%F0%E8%E5%E2%E8%F7#cite_ref-31.
- [2] Гаспари, А. Перевод К. Бальмонта [М] // Истор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 1. М., 1895.
- [3] Соколов, И. В. Я. Брюсов как переводчик (Из писем поэта) [DB/OL] // Мастерство перевода.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9. http://az.lib.ru/b/brjusow_w_j/text_0420-1.shtml.
- [4] Брюсов, В. Фиалки в тигеле [М] // В. Брюсов. Избр. Соч., т. 2, М., 1955.
- [5] [俄]玛利亚·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文集:书信 [М]. 汪剑钊,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3.
- [6] Усачева, Я. С. Эллис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ритик [DB/OL] // Дис. канд. филол. наук: 10.01.01: Москва, 2004. <http://www.dissert.com/contents/94547.html>.
- [7] Эллис.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Эллиса [DB/OL]. М.: Водолей, 2000. http://royallib.ru/read/kobilinskiy_1/Stigmata.html#0.
- [8] Блок, А. 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5 [М]. Л., 1982.
- [9] Булгаков, С.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Дневники. Статьи. [М]. Орел: Изд-во Орлов. гос. Телерадиовещат. Компании, 1998.
- [10] Davidson, Pamela. *The Poetic Imagination of Vyacheslav Ivanov: A Russian Symbolist's perception of Dante* [М]. London: Cambridge, 2009.
- [11] Иванов. Вяч.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2 [М]. Брюссель: Foyer Oriental Chretien, 1971.
- [12] Helleman, Wendy. *Solovyov's Sophia as a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Appropriation of Dante's Beatrice* [М].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10.
- [13] Асоян, А. А. Дант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Свердловск: Изд-во Урал, ун-та, 1989.
- [14] [俄]瓦·瓦·津科夫斯基. 俄国哲学史(下卷) [М]. 张冰,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15] Мочульский, К. В. 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 Жизнь и учение [DB/OL]. Париж: YMCA-Press, 1936. <http://www.vehi.net/mochulsky/soloviev/01.html>.

- [16] [俄]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废水生 邱守娟,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5.
- [17] А. Б. Начало века[M]. М.,1990.
- [18] [俄]艾利斯. Эллис.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M]. Томск: Водолей. 2000
- [19] [俄]勃洛克. Поэзия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Антология[C]. / Статьи, предисловия разделов,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бзоры, аннотации, справоч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Б. С. Акимова. М.: Эксмо, РИЦ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3
- [20] [意]但丁. 新生[M]. 钱鸿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 [21] Соловьёв, В. С. Избранное: Поэзия; Проза; Письма[M]//Вступ. ст. В. Макарова. М.: ТЕРРА —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9.
- [22] Белый, А. Петербург: Роман.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M]//Андрей Белый [вст. ст. Вл. Ходасевича]М.: Эксмо, 2002.
- [23] Блок, А. 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оэты. Драмы. Проза. [М]//Сост., предисл. и коммент. А. М. Туркова; худож. В. В. Медведев. М.: Слово/SLOVO, 2008.
- [24] Миллер О. В. Лермонтов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 лит. (Пушкин. Дом) [DB/OL]. М.: Сов. Энцикл., 1981. <http://dic.academic.ru/dic.nsf/lermontov/1126/Пророк>.
- [25] Асоян А. А. Судьба “Б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омедии” Данте в России[M]. М.,1990.
- [26] [俄]弗·阿格诺索夫,主编. 白银时代俄国文学[C]. 石国雄 王加兴,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27] Константин Бальмонт, Собр. соч.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 I [DB/OL]. М.: Можайск-Терра, 1994. <http://www.stihi-xix-xx-vekov.ru/balmont77.html>.
- [28] [英]玛丽·坎宁安. 拜占庭的信仰[M]. 李志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9] [俄]普希金. 普希金抒情诗选[M]. 刘文飞,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
- [30] Брюсов, В. Я.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 томах [DB/OL].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1975. <http://www.stihi-xix-xx-vekov.ru/brusov53.html>.
- [31] Брюсов, В. Я. Дан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Об Эмиле Верхарне) [J/OL]. День, 25 ноября (“Приложение”) ,1913. http://dugward.ru/library/brusov/brusov_dante_sovremennosti.html.
- [32] Брюсов, В. Я. Дант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по загробью [J/OL]. Дантовские чтения. 1971. http://dugward.ru/library/brusov/brusov_dante_puteshestvennik.html.
- [33] [意]但丁. 神曲:炼狱篇[M]. 田德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34] Вяч, Иванов. По звездам[M]. СПб., 1909.
- [35] Алигьери, Данте. Мал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 М.: Наука, 1968.
- [36] Блок, А. А. Собр. Соч. Т. 8 [М]. Л., 1982.
- [37] [俄]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1890 年代–1920 年代初) [M]. 谷雨 王亚民 等,译.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